

雨 禾 著

唉！ 高三



花城出版社



！ 高三

雨禾著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唉! 高三/雨禾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0.7
ISBN 7-5360-3272-2

I. 唉... II. 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8823 号

唉, 高三

雨 禾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1 插页 240,000 字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16,200—22,250 册

ISBN 7-5360-3272-2

I·2724 定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一部自由来稿，是一部描写高三毕业生的学习与生活的长篇小说。一口气读完，我哭了。于是，我拨通了作者的电话，决定将这部客观反映我国落后地区高考实况的小说出版，将这群高三学子的喜、怒、哀、乐展示给天下望子成龙的父母、老师及正读高中或即将读高中的学生。

4月的一天，罗东一中高三级一四五班转来一位智慧、摩登、漂亮的女孩，她叫沈亚妮，来自全国历年高考升学率在前几位浮动的省城。进班级的“重点区”后，她住进号称人才与美人之摇篮的103号宿舍。

一石激起千层浪！

韩巴顿、白昊、龙凤顺这几个高三男孩竟然为沈亚妮的楚楚动人展开争美“决斗”，与沈亚妮同住在103号的申茜、周彩雯也因此打翻了醋坛子。原来就在全校以“多事”而出了名的高三级一四五班，就这样在校园内和校园外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惊人的风波。

罗东一中地处文化思想比较落后、封闭，经济比较贫困的山区小县城，学校为追求升学率，把学生分成快、慢班，又把快班分为“重点区”与“非重点区”等不同等级。会考后快、慢班的人员“滚动”，再次让同学经受一次“无人欢喜，人人忧”的折腾。家境贫寒、性格内向的何小兰无法承受高考冲刺

前的“滚动”打击，挑动脉自杀，被同学发现后送到医院抢救，命保住了，手臂却因伤口感染化脓被切掉，成为残疾人……

高考前夕，罗东县几个单位与高校争人才，某部长为了让侄子“合情合理”地被录用，竟然硬将替侄子考试的任务下到了高三毕业班，成绩优秀的周彩雯替其侄子考试后却被其侄子给玷污了。为了名声，为了前途，她默默地承受着社会给她带来的痛苦……还有王琴珍，来自罗东地区最穷的乡村，父母没钱供她读书，就找了个“婆家”赞助，她那“对象”怕“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的命落到自己身上，在高考前就强迫……王琴珍所有的梦想与追求都破灭了……

高考成绩公布了，一四五班达线人数仅本科两人：沈亚妮和周彩雯；专科1人：陈刚。可谁能料到，周彩雯当年报考的第一志愿浙江大学生源暴升，录取分数抬高，4分之差未被录取。而她所报的其他院校宁可要分数差她一截的第一志愿者，也不要分数高的第二志愿者，周彩雯落榜了。如果当年的招生院校能够接收她这个第二志愿者，如果高考前她不出事，周彩雯肯定能上大学的。还有沈亚妮，当罗东县的父老乡亲正为沈亚妮被人民大学录取的消息陶醉的当儿，外省考生取消录取资格的消息传到罗东一中，沈亚妮、陈刚等均被查出，沈亚妮当场气晕过去……

高三，决定一个人的前途与命运的最关键的一个学年，本该充满阳光和希望，而罗东一中的这群毕业生却承受着如此大的压力，他们虽然营造了许多精彩的情景与画面，却很难洒脱。

为减轻学生的负担与压力，将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教育部已于1999年公布了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方案，用3年

左右的时间在全国推行“3+X”的科目设置方案。广东省已于1999年成功地实施了此方案，2000年又增加了几个省份。

相信小说中的罗东一中的师生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从一味地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中解脱出来。

对此，我充满希望。

张 瑛

2000年6月于花城出版社

下午两节课后，就是自由活动时间了，课程表上就是这样注明的，可是太阳还很高，怎么可以把这么宝贵的一段时间白白的玩了呢？不能！

高三级一四五班班长韩巴顿走出教学楼，望望太阳，望望当门而立的高考倒计时牌，便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打球的念头，决定去背文学常识。大约三天前的这个时候，韩巴顿就立下大志要脱皮掉肉刻苦学习，考个像模像样的大学，叫所有的人看看，叫班里女生们看看他韩巴顿是不是等闲之辈！

韩巴顿把腋下夹着的篮球抛给一直催他的刘扬，就直奔校园东侧凉亭，这是他选好的临风苦读的好位置。好了，背吧！

“嗯——贾谊，汉代，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有‘疏’七篇、《新书》十卷五十八篇，代表作有《吊屈原赋》、《鹏鸟赋》……嗯——”

韩巴顿“嗯”了半天，接不下去，只得把那本《最新高中语文最优化设计·语文分册》打开偷眼看看，发现背漏了。

“嗯，贾谊，世称贾生，或贾长沙，贾太傅……”

大约背到第三位作家，就觉脑袋昏昏的一沉，身子猛地向前一闪，上下眼皮就深深的挤到了一起。

韩巴顿一挣扎，用劲伸伸腰，打个大大的呵欠，继续往下背：

“刘安，嗯……”刘安好记，汉高祖孙子，作品只用记一本《淮南子》，又没字呀号的，越是名声大的作家，越是他妈

的讨厌，光名号一大堆还不行，还弄些斋名呀，官职呀，籍贯呀，居官地方呀叫他这些爹背。

又背了几位作家，就觉铺天盖地的睡意难以抵挡，于是想道，算了，明天背吧，今天太累了，累了学习是没有效率的。

韩巴顿信步溜达的当儿，迎面走来一位好漂亮的女同学，韩巴顿只觉眼前一亮，心里怦然一动，这是谁？怎么从未见过？继而，睡意全消，呆呆望着姑娘，全身一阵无端的紧张。

那女生大约是对他的呆望还以一个礼节性回报，朝他微笑点了点头。

“你是——”韩巴顿仓促间抓住了机遇，“以前怎么没见过？”

“才转来。”

“哪个班？”

“高三级一四五班。”

“一四五？你转‘一四五’了？”韩巴顿心窝好一阵突突的跳，“欢迎你，欢迎你来我们班。”

“你是‘一四五’的？”

“不仅是‘一四五’的，而且是——”

“唔，班干部？”

“唉，哪里，”韩巴顿既想谦虚，又想让对方知道身份，吞吐间就彻底给抖露了：“胡乱管管事，小小班长而已。”

“唔，多多关照，”姑娘大方地朝他伸出手。韩巴顿将那修长的嫩手握住，说道：“不是本地人吧？”

那姑娘朝他点点头，说声“拜拜”，然后侧身而过，韩巴顿直望着倩影远去，半天才泛过神来，再想时，却记不起姑娘的形象了，直想到天黑，还是越往细里想，越是模糊一片，脑海里浮现的全是申茜，周彩雯们几个班里女生的脸蛋儿，于是

嘀咕道：“妈的，这倒比贾谊、刘安他们难记！”

这时，西天只剩下一片残霞，但是，罗东县一中只有躺在这淡红的昏色里时，看上去才无比优美。校园渐渐的静了下来，甬道边树梢“沙、沙、沙”的响着。

这已是四月的第一个周末了，103号房的女同学们一回到宿舍，就像从作业的海洋里刚刚钻出水面，又累又乏地呼吸着自由空气，有的倒头就睡，有的活动着坐僵了的腰身。女同学可不像男同学那样一下课就直奔“自由”，你不出教室，那好，我比你更能下苦功，你精，我也不傻嘛！好像谁早走出教室，谁就少得了分红似的。

累歪歪的同学们，呻吟出各种奇怪的声音：

“唉吆——”

“嗯——哼哼！”

“啊呀呀——”

恣意的啸叹似乎可以使精神和肉体达到某种释放，要喊就喊个痛快，鲁老师说，叫喊不出来时，那就是衰老了：

“噫吁嘻，大学之难，难于上青天！”

何小兰斜歪在被卷上，看着大伙儿叫喊，似乎受到鼓舞，受到感染，脸上泛出红晕和微笑，心窝里也有由衷的狂叫涌到嘴边，可她试了几试，怎么也叫不出声儿来……她偷偷拧开笔，打开小本儿，这是她独特的呼喊方式。

“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在一片狂呼乱喊里，忽然响起温米嘉优美的歌喉，接着是一阵热烈的掌声。温米嘉的“呼喊”方式就是唱歌，有什么能像唱歌这样既能抒发心声，又能赢得掌声呢？有什么职业能像唱歌的人那样穿最时髦的衣服，理最前卫的发型，又挣钱，又出名呢？温米嘉的歌喉不光在罗中有

名，即使在县城的大型晚会上，她也曾多次粉墨登场，获得好评呢。

申茜唱歌不行，可她的舞姿很优美，要是还在高一、高二，此刻她早就“舞之蹈之”了。自进入高三，她就拒绝一切文体活动，她很不屑于凭借先天的玩艺儿来换取前程，她要靠实力考取一所重点大学。这时，她又嘟嘟哝哝的背诵什么了，不时偷偷翻看着床头的卡片。

可是申茜的秘密活动，立刻引起郭东丽的注意：“嘿，你倒好，我们都愁叫着，你却偷偷学习！”

“什么，不行不行，谁都不能学习，谁也不能！”温米嘉从上床跳到下床，强行将申茜手中的卡片收起，“没收没收，统统没收。”

申茜朝何小兰那边扬扬下巴，温米嘉和郭东丽又杀向对角床铺，何小兰急忙把正写的东西藏在被窝里。

温米嘉惊叫：“怎么，写情书？”

这一喊，更引起全宿舍女生的一片乱嚷，一窝蜂扑向弱小的何小兰，那小本儿便落入“敌手”了。

“啊，诗！”温米嘉打开本儿，大声朗诵起来：

在精神境界里，
人最需要的是什？

有人说是狂舞！

我说不。

狂舞只能抽扯一下肌肉，
这是低等动物的释放方式。

有人说是唱歌，

我说不。

歌声只能倾吐别人的咏叹与编定的音符。

传声筒一向没有魂灵的震颤。
在精神世界里，
人最需要的也许是：
毫无顾忌的狂叫，
狂叫，才是最本能的，
是精神世界的全部，
可是，这一声简单的狂叫，
我却做不到！
这无词的歌便只能发酵，
酿成酸咸的泪，
或流下，或咽下
.....

温米嘉念完说：“哼，咱‘103’要出诗人了。”

何小兰说：“出歌星还差不多。”

郭东丽嚷嚷道：“又是诗人，又是歌星、舞星，又是名牌苗子，简直成人材的摇篮了。”

“嘿，名牌苗子呢？”申茜朝墙角铺上瞅瞅，发现周彩雯还没回来。嘀咕道：“真精透了，把咱们揪回来了，她又背着咱们学习。”说着又偷偷背开卡片上摘抄的英语片段。

劳顿后的咏叹渐渐平静下来，宿舍里呈现出周末的休闲，而休闲总是伴随着无聊与烦躁。困乏渐渐消失，同学们懒懒的躺着，少女们充满活力的心房，渐渐就有些按捺不住，身子便开始辗转反侧了，可眼前却是冰冷的双层铁床，灰白的四壁与顶棚，此刻，要有一个小小的希望出现那该多好！

周彩雯和王琴珍回来时，晚饭已吃到一多半了。周彩雯说：“听韩巴顿说，咱班转来个外地女生，看他那馋兮兮的样子，那女的肯定漂亮。”

周彩雯本想用这个轰动性的消息，淆乱大伙儿对她偷学的嫉恨，可是无效，她只得悄悄拿了饭盒打饭吃，让愧疚与晚饭一同咽下肚子里。有什么办法呢，校方将她定成文科班重点苗子，更是一四五班一号种子，各科科任老师都盯着她，生怕分数在她身上拉了后腿，担不起责任，他们把所有的课时，自习时间全都分块统死了，自由支配的时间便只有自由活动时间了。别的同学可以潇洒，可以轻松，她不行。学校对她的高指标的要求，像背在身上沉重的包袱，越背越重，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压力和希望像两部推进的动力机器，逼着她只能前行而没有退路，她只得一头扎进资料堆里，下功，下功，再下功，忘了时间，忘了空间，忘了周围一切。鲁老师说，太顾及世俗评价，便什么事也干不成，姐妹们啊，对不起了！

吃完饭，女生们就开始洗头发了，这是女同学周末的一项重要任务。头发浸泡在水里，再把红、绿、白各色洗发水缓缓注下，双手一揉，清水一涮，长的、短的乌黑头发就柔顺地垂散在双肩，那张张笑脸就被清水浸润得更加青春亮丽了。

何小兰和王琴珍也把自己很土气的发型浸入水里，她俩每次洗头将洗衣粉揉进发丝的时候，都会招来一片惊叫，于是她俩便一同行动，这样可以共同分担鄙夷惊诧的眼光。本来洗衣粉泛出的白沫和那些五色瓶里洗发水的白沫并没什么两样，可温米嘉、申茜们却总觉有些惨不忍睹，像看到毒汁渗入人体似的怪叫起来：“啊吆，一瓶‘飘柔’能把人买穷吗？”

温米嘉床头的五色瓶可谓参差林立，高的、矮的、圆的、扁的，居然一样样全能用上。此时，她又打开一个大红的方盒，那里面有各种颜色，还有画脸用的笔。她画脸比做作业投入得多，刻苦得多，苍天不负苦心人，结果，把个脸儿加工得更漂亮了。

“哇，好靓呀！”同学们用走了调的粤语同声赞叹。

申茜说：“你又去歌舞厅体现自我价值去？”

温米嘉说：“什么我又去，你们也得一起去，几个星期没过礼拜了，都出去潇洒潇洒嘛！”

这当儿，班主任鲁司空老师领着一个陌生姑娘进来了：“给你们介绍个新同学，山东籍，姓沈，名亚妮，你们宿舍不是有个空铺吗，以后可要相互关照。”

同学们相互使着眼色，仿佛完整领土就要被割让似的，露出一丝不高兴。

那位同学朝大家微笑着，朝一个个伸出手去：“给大家添麻烦啦，请多多关照。”举止大方，得体，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温米嘉早被陌生同学的漂亮惊呆了，那样标致的脸型，那样紧身的小背心，那样细瘦的小喇叭牛仔裤……握手的当儿，双方都被对方惊得微微一震，在那短短的一瞬间，似乎进行一种美的较量，面对都市文化孕育的气质与丽质，温米嘉感到一种小城人的俗气与人工妆扮的小气。鲁老师临走说：“好好相处，从沿海给你们带来一点开放气息，开阔一下你们的眼界。”

温米嘉朝鲁老师背影努努嘴：“唉，新同学，今晚和我们出去潇洒一下嘛，看你也是全身艺术细胞呀！”

“你总是潇洒潇洒，快成职业潇洒家了，”申茜扁扁嘴说。

“潇洒是你们的专利，和我们无缘，”何小兰，王琴珍，周彩雯同声说。

温米嘉说：“不行不行，今晚谁也不能不去，又不用你们花钱？申茜，你这团支部书记可得带头呀！”

103女号是人才的摇篮，更是美人儿的摇篮，这不，温米嘉、申茜、周彩雯一个比一个倩丽，一个比一个出众，一四五班因为有了她们几位也就够了，这又来个更靓的沈亚妮，看来

有戏看了。不知是有故事就有美人儿，还是有了美人儿准有故事，你看单这个周末的夜晚就这样的热闹。

白昊来要请女同学们去看《泰坦尼克号》，韩巴顿、杨志遥要请去溜旱冰，女生们该跟谁去，很是难以定夺。他们双方，代表两个势力高峰，韩巴顿、杨志遥这两个正副班长，相当于行政这个高峰；白昊属于专与官方作对的草莽英雄，可算作“黑社会”那个高峰。一四五班男生多哪，谁敢登临“大观园”女儿国里一展男儿风采呢？

韩巴顿叽叽喳喳叫嚷：“玩旱冰，玩旱冰，白昊，你也一起去吧！”

白昊眉眼歪吊吊的，瞪着韩巴顿，“嚷什么嚷，让人家自己选择，旱冰啥时不能溜，《泰坦尼克号》天天演吗？”

杨志遥说：“不都看光碟了吗？”

白昊斜瞥一眼杨志遥：“多嘴！”

“唉，这就怪了，”温米嘉挺立于双方之间，一脸不屑，显然是敢与他们鼎立的又一个高峰，“前几个周末，我们好无聊吆，你们怎么不来请，今天怎么一家伙都来了呢？”说着，掠眼瞟瞟正在清理床铺的沈亚妮，这下子叫她给说准了，可谓一针见血，两边男儿都有些快快语塞，都涨红了脸。

沈亚妮眼光里弥漫着几分天真，眼珠亮亮的向他们看看，显然在这以前她已和他们都见过了，在韩巴顿点头会意以示他们早已相识而得意时，白昊却大步朝沈亚妮床铺走去，帮她抱起被卷，让她整理床单，而后又上床给别好墙布。男儿的大拇指有的是力度，一按一个图钉，这忙就帮到点子上了，姑娘的纤纤玉指怎么能将图钉压入坚硬的灰壁呢？

韩巴顿有些蔫蔫，也有些愤愤。

姑娘们有些惊恐，也有些诧异。

白昊说：“走吧，”他面对的是群体，可目光里层次却很分明。

韩巴顿一着急：“新同学，不赏脸吗？”

这时，院里一阵摩托的“哼哼”声由远而近，进来了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龙一帆：头发油亮，皮鞋油亮，花格衫抖着，宽大裤子抖着，BP机别着，手机在衣袋里露着，他自带的香气，压倒全体女同学共同散发的香味，他不仅带来香气，还带来一箱饮料，一包瓜籽，他将饮料、瓜籽袋儿分别朝每个床铺扔去。

周彩雯见状，警惕地瞪住飞来的食物，说道：“嗟来之食？”

龙一帆大咧咧道：“别说文话，文话咱不懂，社会上不兴文话，只兴实货，装肚里是收获，喝吧，喝吧，来来来，你们仨也拿上喝，唉吆，不知你们在，要知道再拿件啤酒喝个痛快，再去跳舞，那才叫感觉呢！”

温米嘉幸福地望着姐妹们，望着龙一帆，她帮大伙儿“噼”、“噼”、“噼”拉开一个个饮料罐。姐妹们甜在嘴里，她甜在心里。看看窘在地上的几个毛小子，算什么男儿呀！

龙一帆说：“你们要的资料买到了，为这几本破书，让我专程跑了一趟北京。”

何小兰忐忑地问：“贵吧？”

龙一帆摆摆下巴：“别跟我提钱，这算啥，你们考上大学，我负责学费！”

“资料在哪？”周彩雯、申茜着急地问。

“着急，是吧，”龙一帆卖个关子，“有个条件，今晚得跟我去跳舞，‘蝴蝶梦’迪厅，行吧？”

“你是请米嘉，我们算搭货？”郭东丽扁嘴道。

“不，都去，谁不去资料没谁的份。”

温米嘉也跟着嚷嚷：“都去，都去嘛！”

龙一帆继续强调：“都去，一定都去，”说话时瞟一眼那个从未见过的姑娘。

“都给你叫上行吧，”温米嘉的“都”字发音很重，特有所指。

王琴珍，何小兰相互使使眼色，以示“都”字里并不包括她俩。

在一阵强行的拉扯中，姑娘们自觉地加入了“都”的范围：申茜、周彩雯、郭东丽、沈亚妮也被强拉就范，只是面色有些吃惊，嘀咕着说：“我爸还说山区是一片净土呢……”

姑娘们最终的抉择就这样促成了，韩巴顿、白昊灰溜溜的剩在脚地上，白昊脖子一拧道：“妈的，物质诱惑！”韩巴顿怒目圆睁：“哼，什么品味，什么素质！”白昊说：“走，她们不去看，咱们去看，何小兰，王琴珍，他不请你们，我请你们。”韩巴顿痛痛快快的投降了“泰坦尼克”，仿佛外族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为第一，促成了国共两党合作。韩巴顿说：“走吧，何小兰、王琴珍，你们或许有希望成为文学家，应该看看《泰坦尼克号》！”

“真请俺俩？”何小兰不屑地说。

“真请嘛，”白昊说得有些勉强。

“请不到白天鹅，胡乱拉个丑小鸭？”王琴珍撇嘴道，“你们快去吧，电影早开啦，去吧去吧，俺俩都不是傻子！”

103女号里就剩下何小兰和王琴珍了，她俩明白自己的“条件”无论如何也不能给任何娱乐活动添彩助兴，每次姑娘们出去潇洒，她俩总是自觉地退守在自己的圈子里。

号房很静，王琴珍打开数学复习资料，何小兰翻开《红楼

梦》，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她们才感觉到凸现出来的自我。

王琴珍说：“复习这么紧张，你怎么还看小说？”

何小兰说：“别人进舞厅，我进太虚幻境，都是为了放松嘛。”

“还在用脑，那能算放松吗？”过了一会儿，王琴珍又说，“你总是心太多，咱们就厚着脸去一回歌舞厅，也算青春一回呢！”

何小兰怔怔了半天，说道：“咱们这样的人到那种场合，只怕更孤独，更自卑，歌舞厅，那是比赛美的竞技场啊，我们去干啥，当陪衬？”

她俩都把展开的书本合上，望着顶棚发起呆来，身子进不了歌舞厅，脑子也进不了太虚幻境与数学的王国里。她们的家都在农村，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无论是堆着破被褥的炕席，还是粗笨的血统，都孕育不出高贵气质与俏美的人样儿，甚至对后天的美的装饰，感觉都那么迟钝，她们买回的衣服总是把温米嘉、申茜们惊得一片尖叫：“我的妈哎，好土吆，好山吆！”

越进入花季岁月，她们越是敏锐地感觉到，她们这样土生土长的花儿难以开得鲜艳、耀眼，老师们、同学们投射到温米嘉、申茜们身上的那种馋兮兮、火辣辣的眼光，她们一次也感受不到，她们尝到的大多是勉强的、应付的、甚至是鄙视蔑视的目光，那是一种多么残酷而公正的审美的判断呀！

可是外形的平庸还不是人悲哀的主要因素，相貌再丑陋也没什么可怕，只要搭配一个与之相表里的迟钝的心灵，那也同样能享受做人的潇洒与欢乐，也就可以经得住世事的尖刻，人的不幸就不幸在表里的失调，尤其像何小兰这样矮小微胖的身子，这样凹扁的脸型，却偏偏配了颗极其敏锐善感的心灵，人